



內望蘇聯

(日) 木村明生著

康人 秋月 川清合譯



內 望 蘇 聯

(日) 木 村 明 生 著
康 人 秋 月 川 清 合 譯

四 海 出 版 社 出 版

內 望 蘇 聯

(日) 木村明生 著
康人 秋月 川清 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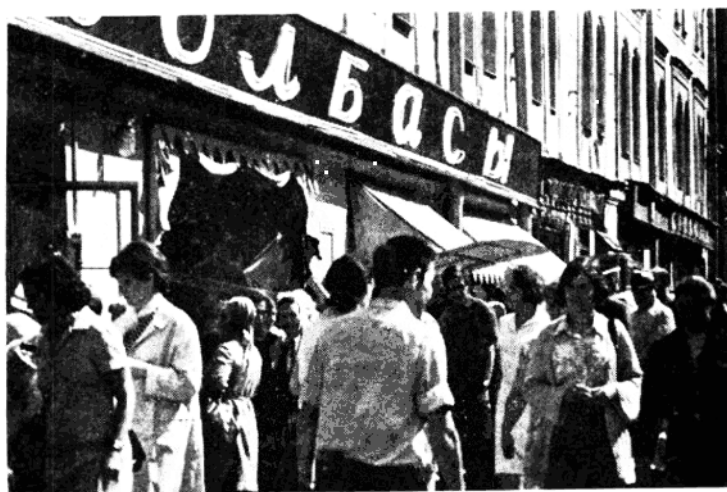
四海出版社出版 香港北角馬寶道 66 號

大千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2號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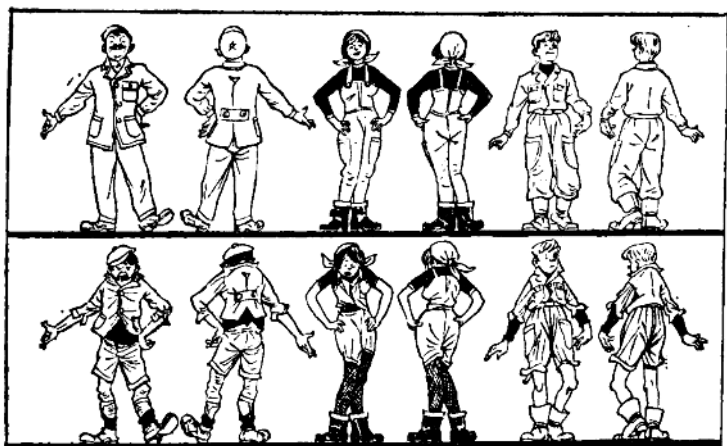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四月版 H. K. \$ 3.00



莫斯科加里寧大街購物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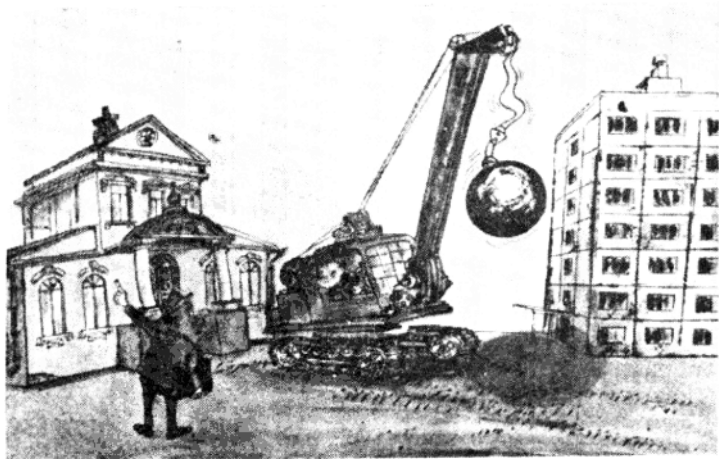


在高爾基大街簡便餐廳前排隊等候吃午飯的人們



（上）剛剛出廠的服裝，（下）一洗之後

——蘇聯諷刺漫畫



「不要破壞舊建築物！」

（原載「庫洛哥吉爾」雜誌1971年7月第20期）



號稱為歐洲最大的酒店——俄羅斯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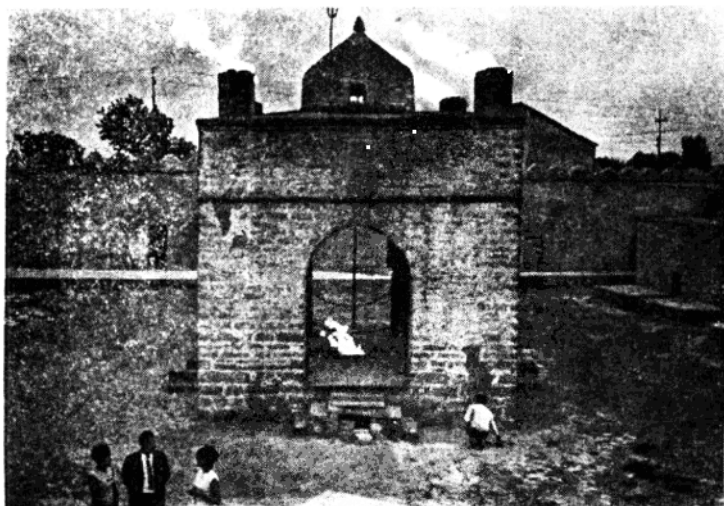


以形狀別緻和色彩美麗而聞名的聖瓦西里寺院



在莫斯科全蘇服裝之家舉行的服裝表演。
其中不少是從巴黎進口的服裝。

「拜火殿」巴庫近郊的拜火教寺院「亞德西基夫」。
本堂中間和屋頂冒着焰火。



目 錄

一、從蘇聯回來以後

美元和爵士音樂

一 一

二、一般市民、知識份子以及克里姆林宮

從北歐進入蘇聯

意外貧乏的衣着和食物

住宅問題還待解決

缺乏消費物質

粗暴的櫥窗

蘇聯婦女

高離婚率

四 五 五 一 一 二 三 四 六

低出生率

四八

嚮往西方

五二

流行服裝

五七

對「知識自由」的慾望
爲了「應知的權利」

六二
六八

三、東方和西方

七一

——蘇聯各地旅行記

出發之前

七一

對立莫斯科

七六

向西方的窗戶

七九

異國

八二

伏特加特快

八五

邊境

八八

聖地

九〇

革命家

九三

大元帥

九六

亞美尼亞人

九八

火之國

一〇〇

問路

一〇二

西伯利亞的頭腦

一〇五

談旅行

一〇八

蘇聯的酒店

一〇九

多樣性和統一性

一一一

拉丁世界和阿拉伯世界

一一二

優雅和粗野

一一三

雖沒有公用語……

一一五

四、蘇聯生活的斷面——從俄語單詞說起

阿波斯卡

一一七

後 記

阿涅克得特	一一九
上級大將	一二二
外匯商店	一二四
克里姆林	一二七
КГБ (卡·戈·彼) (國家保安委員會)	一二九
МВД (姆·約·德) (內務部)	一三一
政治局	一三四
伊凡和娜塔莎	一三六
美利甘	一三八
察依卡	一四〇
移民	一四三
比較	一四五
	一四八

一、從蘇聯回來以後

美元和爵士音樂

當我結束三年零七個月的蘇聯生活，收拾行裝準備回國時，俄羅斯籍的女秘書問我：「要從銀行提取多少美金？」她可能以為東京像蘇聯一樣，也有「外匯商店」（用外幣購物的高級商店），買東西時需付美元。

大家都知道，在莫斯科有幾間稱為「白樺樹」的外匯商店，專門出售西方的食品、服裝，以及標價較低、質量較好的蘇聯製消費品（比市價便宜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這些商店的門口都有告示，寫着「本公司只售給持有外幣者」。有些俄國人沒留意就進入商店時，立刻被站在門口的大漢攔住，問：「有外幣嗎？拿出來看一看。」沒有外幣的俄

國人只好垂頭喪氣地打回頭。我看過很多次這樣的情況。

蘇聯各地的一流酒店，也設有只用外幣的酒吧。一九七〇年夏天，我在埃里溫（亞美尼亞共和國首都）的酒店走入這種酒吧時，有個看來像亞美尼亞的農村青年正好奇地看着我，但立刻被留着八字鬍子的酒吧的服務員盤問：「如果沒有外幣，請出去！」這個青年慌張地說：「……那麼，給我一杯水好了。」服務員不高興地給他一杯水，青年喝乾後，低聲說：「謝謝！」唧喃着走了出去。在旁邊的櫃面，有一個美國人正摟着女孩子得意地在那裏喝着英國約翰·獲加酒。好像把這裏當做蘇聯國內的「外國租界」……。

這種外匯商店是在勃日涅列夫上台以後搞起來的。其目的是除了給外國人予以方便之外，主要是撈取外匯。當然，蘇聯市民中也有些特權階層可以進入這種商店。例如，從國外回來的尚有剩餘外幣的外交官和軍人，以及到海外演奏而撈到錢的藝術家，就是這種特權階層。

對與外幣絕緣的一般市民來說，那些外匯商店裏陳列的廉價而又質量好的物品是他們所嚮往的對象。因而，出現設法接近外國人，以圖獲得外幣的風氣，這也是自然的。在莫斯

科的一流餐廳裏，每當外國顧客只有男性時，就經常有穿着超迷你裙的女人前來搭訕，這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有一次在一個涼爽的五月晚上，我在市中心的斯貝爾多羅夫廣場散步時，一個像是知識分子的青年糾纏我，要我賣給他美元。我來莫斯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已經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蘇聯民衆會這樣地渴望美元的。但是在蘇聯生活了一段時期之後，逐漸體會到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作爲世界第二大國的蘇聯，令人費解地缺乏消費品和產品質量惡劣。在國營商店和集體農莊市場（集體農莊的農民把私有地的產品以自由價格出售的地方）沒有的東西，却在外匯商店都有。

蘇聯共產黨綱領（一九六一年通過）唱高調說，要在一九七〇年工業總生產量趕上美國（一九六一年水平），這簡直是笑話。在第二十三次黨大會（一九六五年）制訂的第八次五年計劃（一九六六年——一九七〇年）已不再提起上美國了，而只提出「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中爭取更有力的地位」。

蘇聯的世界戰略公式是：在經濟競爭中戰勝資本主義國家，吸引世界人民嚮往社會主義社會，從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國家和民衆這樣地熱心於撈取美元，這充分說

明蘇聯要和西方進行經濟競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些西方的記者曾經說過：「今天支配着蘇聯和東歐的東西有兩種。這就是美元和爵士音樂。」雖然這種說法可能過分一點，但是我覺得這句話反映了蘇聯和東歐國家因經濟的停滯不前，反映了脫離政治傾向而煩惱的一個側面。

二、一般市民、知識份子以及克里姆林宮

從北歐進入蘇聯

富裕的哥本哈根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由於當時東京——莫斯科的直航線還未設立，我只好由北極經哥本哈根進入蘇聯。哥本哈根——這個人口只有一百三十萬的丹麥首都，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看到的歐洲。爲換乘飛機，我在這裏停留了兩天。在這個不算大的城市和其近郊略作瀏覽以後，我對丹麥的高生活水平感到很佩服。

從那潔靜而美觀的哥本哈根市政廳前廣場向北伸展的購物中心——威士打布羅格路上，穿着迷你裙和美觀、合身毛皮大衣的少女們正在愉快地購物。商店的櫥窗擺滿了各種各樣質量很好的物品。旅遊介紹書中寫道「這裏應有盡有」。住在同一酒店的日本某纖維

公司的課長也很佩服商店美觀的陳列。

爲了嚐一嚐丹麥著名的「斯毛列布洛德」三文治，我就到泊布林加湖畔漂亮的「奧斯加·得維光」餐廳。侍者遞上列着一百八十種「斯毛列布洛德」三文治的、有一公尺二十公分長的餐牌時，連選擇都感到不容易。葡萄酒、毛瑟酒、伏特加等要什麼有什麼。到傍晚進入了華麗的夜生活。我首先到酒店推薦的餐廳形式的「羅林」夜總會。走進去一看，全部滿座，很多都是帶着家人。在寬闊的舞台上，保加利亞的音樂家正唱着輕鬆的歌曲和跳着舞，氣氛很和諧。

第二天我乘遊覽巴士到哥本哈根郊區，遊覽了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故事地點的「哥倫波爾古」古城。沿途特別印象深的是田園風光。巴士從哥本哈根城往北走，一直到卡特加特海峽旁的古代海港城市「庫倫保爾格」，從這裏可以望到瑞典。從寬闊的高速公路所看到的農家，幾乎都是用磚或者用石頭建造的，四周種着樹木，使人感到非常整潔。沿着高速公路，可以看到處處鑲有大玻璃窗的平價市場，提着購物兜的主婦在那裏進進出出，透過汽車窗往那裏看，好像應有盡有，使人感到丹麥農村的富裕。